

· 范坡曄 ·

退舍憶往

用汗水耕耘土地 用生命愛護臺灣

——「北埔退員宿舍」

緣起

一個下雨的週末午後，我們來到了以好山好水、山明水秀著名的花蓮縣新城鄉北埔村的「北埔單身退員宿舍」，所謂的一「單身退員宿舍」簡稱「退舍」，是民國五十九年國防部為體恤當時許多播遷來臺年邁且在臺無置產的單身退役軍人，提供一個居留的場所，而今天我們要闡述的就是「北埔單身退員宿舍」的由來。

在「北埔單身退員宿舍」中，原本各別分為「北埔一舍」及「北埔二舍」，因民國八十八年北埔一舍裁撤，人員歸併至北埔二舍，因此更名為「北埔退舍」。兩間宿舍原可容納五十餘人，但隨著歲月的摧殘及日漸凋零，目前北埔單身退員宿舍只剩九位年邁的退員前輩，而其中三位前輩也因身體狀況不佳，遷往至療養院，尋求專業的醫療照顧。

空氣清新、生活機能便利的退舍環境

北埔單身退員宿舍位於花蓮縣新城鄉，鄰近大型賣場及國軍花蓮醫院，是一處發展繁榮、交通便利，不論環境及生活機能都十分充足，非常適合長久居住的環境。

走進單身退員宿舍，長條形的房舍，每一排隔成數間，每一間住著一位退員前輩，門窗屋瓦在列管單位及退員伯伯細心的維護下，都能維持整潔。除了寢室外，還有公共衛浴以及提供大家看報、下棋、聊天的休憩空間——中山室。這種格局就是二十、三十年前標準的軍營模式。在退舍裡，大約不到十坪大小空間裡，擺放著幾張床、幾個衣櫃和幾張椅子，每一間寢室大致上是同樣的格局。而當中的張文華伯伯提到，原本一間房舍裡頭住著六至八位

退員，相當的擁擠。宿舍裡的廚房則是所有退員共同使用，但是食材需要自己去購買、自己料理，所以在這裡有些退員會雇用所謂的炊婦（幫忙煮飯燒菜的婦女）照料平常的生活起居。在退舍裡的每一件小事都要自力更生，這些退員伯伯們在這度過了他們的大半生。

北埔退舍的發展紀錄

在單身退舍裡的前輩大部分都是在民國三十八年國共內戰失利時，國民政府帶領六十萬的部隊撤退到臺灣，那個時候絕大多數的國軍弟兄都只能暫時借住在學校、戲院、寺廟、倉庫或是防空洞內，也有自行找建材搭建臨時性的房舍棲身。

為安定軍心，當時的國民政府成立了軍眷管理處來處理眷屬安置問題。民國三十九年播遷來臺的國軍人口的數量快速增加，各部隊忙著找地點，以最克難的方式蓋房子，用竹子、泥巴、稻穀做為材料，每戶小則五、六坪，大的也不過八、十坪，裡面往往住了六、七人以上，戶與戶之間緊臨而居，完全沒有間隔，每排房子間也只是以狹小巷弄隔開而已，那時興建的許多眷舍中也包含了現在北埔營舍的前身。

民國四十五年蔣宋美齡女士向工商業界、華僑募款興建軍眷住宅，陸續完成多批眷舍，而那是北埔營舍第一次有完整建物；到了民國五十年九月二日，強烈颱風波蜜拉夾帶強風豪雨侵襲，造成嚴重損害，建築結構簡陋的眷舍受創尤為嚴重。民國五十二年總政戰部第五處成立，接辦軍眷業務，負責眷舍的興建、修繕、分配、醫療等業務。民國五十九年國防部成立了軍眷業務管理處，處理眷村重建、遷移、眷舍管理以及軍眷服務等工作。民國六十六年，北埔單身退員宿舍在當時的行政院長蔣經國先生確立了「國軍老舊眷村重建」的原則下，國防部推動逐年規畫改建眷舍之後，於民國六十七年由陸軍勤務連的弟兄奮力不懈的完成最後一次的整修與改建。

推行政策與退舍現況

而現在北埔單身退員宿舍歷經了最初的空軍東部指揮部，八十七年七月一日成立的空軍教育訓練



民國三十八年「北埔退舍」舊址。



花蓮北埔退舍現址。



民國六十三年「北埔退舍」舊址。



民國五十四年退舍物資缺乏時景象。

暨準則發展司令部及九十五年三月一日配合編裝調整，銜稱修編為空軍教育訓練暨準則發展指揮部之管理下，列管單位及各級長官時巡視退員宿舍的各項生活設施，關切是否有不足或是需要維修之處，盡量配合退員袍澤們的需要，增添日常生活所需設備，期能在權責範圍內給予最適切照顧，讓退員伯伯們能有舒適的生活環境。

自民國八十七年，政策決定停止退員申請退舍，由七十一處退舍，一萬零二百八十八人，迄今減少為四十八處退舍，四千六百一十二人，分布於基隆等十五個縣市，由附近駐軍單位列管，並與退舍自治會保持密切聯繫。但有鑒於退員日益年邁，多需專人照料，凡符合「國軍退除役官兵就業安置辦法」者，該部積極勸導住進行政院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所屬榮譽國民之家，接受專業之就業照顧服務。國軍單身退員宿舍係過渡、階段性因應措施，為有效精簡國軍管理人力，集中資源運用，以「小舍併大舍」原則檢討精簡退舍；凡居住人數二十人以下退舍，宣導搬遷併至鄰近退舍，俾有效

運用營產，維護退員居住安全。

單身退員宿舍裡的大部分退員們都是於民國三十八年國共內戰失利後，陸續續續的隨政府播遷來臺，所有的親人都在大陸，飽受思鄉之苦，兩岸分隔了四十幾個年頭，直到了民國七十六年七月五日，實施三十八年的戒嚴令正式宣告解除，之後黨禁、報禁也相繼解除。同年十月五日，行政院通過「赴大陸探親辦法」，因內戰而分隔了近四十年的家人親友，終於得以重逢相聚。問到好幾位退員前輩為什麼不趁著返鄉的機會定居在大陸，得到的回應都是：「都已經在臺灣過了將近六十年，根都在這裏，這邊已經是我家鄉了，為什麼要回去？」前輩們回答的既乾脆又肯定！只是談到返鄉的經過時，每一位前輩都是老淚縱橫的訴說播遷來臺的經過和相隔大半生返鄉時的人事全非。

在和徐廣芝伯伯的訪談中，他提及在三十七年七月因國共內戰失利，隨部隊播遷來到臺灣，又輾轉到了花蓮，一待就待了大半生，經歷了許許多多大小的戰役，肩負起臺澎金馬防衛作戰的重擔，徐

伯伯說那個時候播遷來的國軍弟兄們在匱乏、艱難的環境下，都是用生命來保護臺灣。還記得民國五十四年剛搬進「退舍」時連民生必需品都常常短缺，每一位退員都胼手胝足、自給自足，慢慢的改善生活品質，所以每一位退員都是用心愛著臺灣，對於以環保為平常生活重心的徐伯伯來說，整理退舍環境是徐伯伯平日的興趣，因為他認為臺灣是美麗的寶島，希望從他本身做起，進而帶動其他退員伯伯的環保意識。看著徐伯伯和其他退員們辛勤的整理退舍環境，讓退舍的裡裡外外保持整齊清潔，足以證明退員伯伯們愛護這塊土地的心。

在退員宿舍中惟一的軍官韓孝廉伯伯感慨的說：「你們現在是最幸福的一代，既沒有戰爭，生活又富裕，要好好珍惜啊！不像我們，這輩子最精華的時間碰上了戰亂和逃難，我這一代吃的苦實在是太多了！」韓伯伯更提到了原本在退員宿舍的同袍本來有二十幾位，看見與自己生死同命的袍澤一個個的隕落，心中的感傷是無限的，也是無可言喻的，看著每一位伯伯的背影，彷彿都訴說著一個偉大且又不平凡的故事，用血汗、淚水交織而成的浩壯史詩。

結語

和韓伯伯的談話在傷感中結束，雖然過程中有些鄉音聽不太懂，但我們仍然感受到韓伯伯心中強烈的愛國心及堅貞無比的軍人武德，韓伯伯又說到：「臺灣在我們這一代守成，要靠你們這一代永續發展。」眼中滿溢著對我們的期許，他的話值得我們深思。

旁落的昔日松楠仍然徜徉在一片昏黃色的天際，一觀蒼涼灰茫老楓垂吟，演說人去物來離合起落、淚笑悲歡憂喜聚散無常，那尋找少時戲語的美麗人生、激湧著壯闊燦爛與豪邁，跟隨遷流夙昔輪轉業海、物換星移人事皆非，退員宿舍門扉輕掩，昔日老人蒙身於瀾漫菸味中，訴說著過往滄桑人起人落的迷惘與惆悵，抓不住人生的變幻無常，也惶恐於病魔摧殘的老邁，無奈多少少年的憧憬次第幻滅，落根異鄉而逐漸消散。再一次的星閃淚光、再一次的灰飛煙滅，未曾來去，只留遺憾。